

◆ 刘雪莲 编著

地缘政治学

吉林大学出版社

ZHENGZHIXUE

地 缘 政 治 学

刘雪莲 编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大版编目(CIP)数据

地缘政治学/刘雪莲编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2. 7
ISBN 7-5601-2733-9

I. 地... II. 刘... III. 政治地理学 IV. K90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157 号

地缘政治学
刘雪莲 编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封面设计: 孙群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解放大路 125 号)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17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5601-2733-9/D·408

定价: 16.00 元

前 言

目前，在我国系统研究地缘政治学的书籍还不多，许多人对地缘政治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认为它就是一种“侵略理论”，是应该批判的。而实际上，各国在制定外交政策和思考国内国际问题的时候，都在不自觉地运用地缘政治的观点。鉴于此，本书试图系统地对地缘政治学的理论进行重新的归纳和分析，力图探明其理论的渊源，勾勒出历史发展的线索，寻求其现实的重大意义。

本书是教育部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从收集资料到完稿共历时两年半左右，由于目前这方面的教材缺乏，因此，在写作过程中有意向教材方向倾斜。本书在写作思路力图有所创新，全书总体上分为理论和现实两大部分，前三章主要是理论的归纳和分析，从地缘政治学产生的理论渊源、历史发展的线索、具有代表性思想家的主要观点到冷战后地缘政治学的新发展，都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后四章主要侧重于地缘政治学理论在现实中的应用，因为，这一理论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纯粹理论性的东西，而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在这一部分，本书首先进行了地缘方面的一般性的论述，然后具体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的地缘战略以及对世界秩序的重大影响，最后立足于对中国的地缘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分析上。

理论和现实的紧密结合，是地缘政治学理论本身的重大特点，也是本书始终坚持的写作方法，这也是进行科学研究需要贯彻的原则。本书的写作过程比较仓促，作者的理论水平有限，因而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目 录

导论

- 一、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1)
- 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现状 (5)
- 三、地缘政治学与现时代 (6)

第一章 地缘政治学溯源

- 一、西方早期学者的论述及其影响 (15)
- 二、中国古代及近代的地缘政治思想 (28)

第二章 地缘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主要思想

- 一、弗里德里希·拉策尔的思想 (37)
- 二、鲁道夫·契伦的思想 (43)
- 三、阿尔弗莱德·马汉的“海权论” (49)
- 四、哈尔福德·J·麦金德的“陆权论” (57)
- 五、吉里奥·杜黑将军的“空权论” (65)

第三章 地缘政治学理论在二战前后的变迁

- 一、地缘政治学理论在德国的发展 (75)
- 二、德国的地缘政治学与第三帝国的外交政策 (87)
- 三、二战后地缘政治学理论的新趋向 (94)

第四章 世界的地缘政治构造

- 一、地域上的自然优势 (115)
- 二、国境——国际纷争的原点 (125)
- 三、热点地区的地缘政治分析 (129)
- 四、地缘政治与民族国家 (141)

第五章 地缘政治与大国战略

- 一、美国的地缘战略 (148)
- 二、俄罗斯地缘战略的演变 (174)
- 三、日本地缘战略的演变 (193)

第六章 地缘政治与世界秩序

- 一、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地缘因素 (212)
- 二、经济优势与地缘地位 (219)
- 三、世界权力格局的地缘政治分析 (238)
- 四、协调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 (244)

第七章 中国的地缘优势和对外战略

- 一、中国地缘政治形势分析 (253)
- 二、中国对周边国家的地缘政策 (266)
- 三、中国的对外战略选择 (284)

主要参考书目 (294)

后记 (299)

导 论

一、地缘政治学的概念

“地缘政治学”这一名词，对国内的学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它曾因在二战中被德国的纳粹党利用为其侵略扩张做理论依据而臭名昭著，也因此而名声远扬，但同时也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胜者王侯，败者贼。”当德国和日本的侵略战争遭到失败的时候，战败者所尊崇的学问也被世人所唾弃，被视为是“伪科学”，使它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销声匿迹。然而，正像不能因为原子弹被用作杀人的武器就抹杀其价值一样，地缘政治学也不能因其被用来指导战争就无视甚至否定它理论的科学性。

实际上，地缘政治学的伪科学性就在于其法西斯主义的特殊内涵，而人们在概念上的简单混淆最终导致了普遍的理解。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把地缘政治学等同于侵略扩张的理论，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许多学者都曾武断地下结论认为：“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任何结合都将导致战争和征服。”前苏联和我国的学者则将地缘政治学斥为“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在学术研究领域根本没有它的立足之地。在翻译和研究工作中，也都避免使用地缘政治学这一词汇。鉴于以上情况，首先就必须弄清楚地缘政治学到底是研究什么的，如何界定它的概念。

在学术界，关于地缘政治学有许多定义，大致可以归纳为

三种。一是认为地缘政治学突出了地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研究的是地理因素对政治现象和重大政治问题的制约性。二是指列强仅具有有关地理情况的分析而争夺世界或地区优势和权力的斗争，就是把国家间竞争、特别是全球性竞争的典型情况称为地缘政治学。三是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外交政策的工具，它从地理决定论的原则出发规定外交政策的可能性和优先权。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曾写到：“地理是各国外交政策中的最基本的因素，因为它最不可改变。部长们来去匆匆，甚至独裁者也要死，而山脉是始终不可动摇的。”在这一角度上，地缘政治学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以存在于纯理论的东西为目标，而是以变成行为的指南为目标。如麦金德著名的三段论：谁控制了东欧，谁就可能控制世界的心脏地带；谁控制了世界的心脏地带，谁就可能控制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谁就可能控制整个世界。麦金德的“陆权论”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就是为英国的对外战略服务的。我国很多学者也把地缘政治学看做是对外政策的工具。

地缘政治学，又被称为地理政治学，简称地政学。也有的学者把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两个概念明确区分开，比如英国学者杰弗里·帕克所著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的中文译本，在书后的注中明确地把地理政治学和地缘政治学区别开，认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求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做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并由国际关系所致的地理格局构成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地缘政治学则专指纳粹时期德国所主张的把国家视为地理上的有机体和空间的特定现象来进行研究的科学。在

纳粹时期，地缘政治学被错误地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加以滥用，而且被用于德国在欧洲称雄的辩解工具；但是，在大多数学者的论述里，两个概念是混同使用的，不做明确区分。认为地缘政治学和地理政治学一样，中心议题都是研究国家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地理环境对国家政治行为、特别是对外政策以及国际关系的制约。

在西方有关地缘政治学的著作中，还提到一个概念，就是政治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的概念内涵比地缘政治学的内涵范围要广。政治地理学研究的对象锁定在地理与政治的关系方面，它最初仅限于国内政治的研究方面，主要研究自然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活动特别是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国家划分政治区域的重要依据。后来，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才逐步扩展到国际关系、国际政治领域中。而地缘政治学主要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国际范围内来研究地理环境与各国政治之间的关系的。因此，过去曾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差别反映的就是外交政策与国内政策的差别：“政治地理学一般被定义为关于任何地理空间——国家、地区、省、州、选举区等内部地域政治力量对比的科学……而地缘政治学则与空间地理单位——国家、地区、大陆之间的关系相联系。”^①

关于地缘政治学的概念问题，许多学者都提出过见解。美国地缘政治学家索尔·科恩（Saul Cohen）认为，“地缘政治分

^① N·B·波诺马廖娃：《对外政策的地缘政治学因素：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现代观》，《哲学问题》1990年第1期，36、37页。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理性的最后避难所？》，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年4期5页。

析的本质在于国际政治权力与地理环境的关系”。^① 法国著名政治学家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认为,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 (定居、游牧、农业和航海) 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 从地理的角度加以系统化”。^② 俄罗斯学者拉祖瓦耶夫认为, “作为一门科学, 它主要在于研究国际关系和多半是保障国家安全背景下的外交政策的空间逻辑。”^③

总之, 概括起来说,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对象, 就是地理环境对于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以及各国的对外政治行为的影响。它所强调的是对象的国际性质。不过, 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在今天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地缘政治学可以被看做是几个竞争大国之间关系的地图概念的话, 那么现在这样说已经不够了。目前, 新的国际现实要求国际社会要有新的行为。地球气候、动物群和植物群以及地表和空间环境的变化, 所带来的不是某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它需要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同心协力, 来建立和发展赖以后代拯救文明的全球地缘政治学。正如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夫 (L. Kristoff) 所说: “现在地缘政治学家看地图, 已经不是了解自然将什么强加于人, 而是了解自然给人指出什么方向。”^④

① 索尔·科恩:《分裂世界中的地理与政治》, 伦敦: 麦社恩出版公司 1964 年版, 23 页。

② 雷蒙·阿隆:《和平与战争》, 纽约: 双日出版公司 1966 年英文版, 191 页。

③ 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94 年 10 期 14 页。

④ 转引自〔俄〕齐甘科夫:《地缘政治学: 理性的最后避难所?》, 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5 年 4 期 5 页。

二、地缘政治学的研究现状

二战以前，地缘政治学已发展为一个比较系统的学科，二战后一段时期处于停滞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关于军事、战略或其它领域中地缘政治学观点的终结。一方面，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方面的制约仍然客观存在，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另一方面，实际上各国的外交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从来都没有因为地缘政治学的声名狼藉而放弃使用地缘政治学的分析方法。战后以来有哪一个大国的全球政治分析、国家政治战略的制定、外交政策的调整没有考虑到地缘政治的因素呢？因此，地缘政治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在西方又重新复兴起来，出现了斯皮克曼等研究并发展地缘政治学的学者，在学术界也开始频繁出现“地缘政治”、“地缘战略”等词汇。而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地缘政治学在 80 年代以后才得以复兴。

但是，总体来看，虽然地缘政治学的研究得到了复兴和进一步的发展，然而它在国际政治学领域并不是一个热门的话题，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有的学者认为已经到了“地理终结”的时候了。因此所谓地缘政治之类的理论已经过时了。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国际社会仍然是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活动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又是不可改变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要受制于地理因素，因而，这种“地理”还不可能终结。而需要做的是，在新的形势下，重塑或者重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学理论体系，以适应国际社会的新的的发展。目前研究的课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 研究地缘政治与全球的相互依赖；2. 核时代如何去定义国际社会的“权力”概念；3. 地缘战略与国家安全；4. 地缘政治学与现实的外交

政策；5.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未来命运等等。

三、地缘政治学与现时代

近些年来，有关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开始兴起，但是，同时对地缘政治学持否定态度的思想观点也时时出现。一些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渐加强，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作用已微乎其微，因为所谓全球化就是经济、政治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超越国家界限和时空界限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达，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完全可以改变来自地理因素的制约关系，使这种制约可以忽略不计。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土地与知识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最本源的两大因素，而争夺和控制土地是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国际斗争的核心内容，在信息社会，知识成为中心资源，并将超越土地的作用。因而，土地的主导性使命终将结束，地缘政治将衰落于信息社会，日渐为智缘政治所取代。^①那么，地缘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在现时代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呢？或者说，地缘政治学研究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呢？

地缘政治学是研究地理环境对国家的政治现象（包括重大政治事件、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的理论。在诸多影响国际政治发展变化的因素中，一些学者看到了地理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所起到的持久而稳定的作用，因此，他们决定以此为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来分析国

^① 见张蔚斌、马磊：《地缘政治与智缘政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8年第8期63页。

际政治行为，并得出了有关地缘政治的独特的理论观点，一些理论还为国家的对外政策所采用。比较著名的有，拉策尔的“国家有机体说”、“生存空间论”、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中也包含了许多地缘政治的思想萌芽，如在《地形》、《九地》等篇中都从地缘观点出发，评价了空间对政治活动的影响和意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地缘政治学已发展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系统的理论。然而，在当时的地缘政治学的理论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最突出的就是过分强调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这一理论缺陷在二战中为德国纳粹党加以利用和发挥，成为法西斯对外侵略扩张的借口和根据。同时也使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从此蒙上了一层阴影。因此，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耻于提及地缘政治学，使其研究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是，由于地理因素不可否认的影响力的存在，人们在研究国际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怎样回避和使用什么样的概念，仍然在不自觉地运用着地缘政治的观点、方法，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仍然要考虑到政策实施的地理基础。

地缘政治学的研究，从其理论的立论上来看，就是抓住了“人与自然环境”的联系链条来锁定理论的研究范畴的。作为人类，它必然生存在一定的地缘空间之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联系是永久存在的，因而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总会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但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提高，人对自然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升华，因而，地缘政治的观点也应随着人类改造和认识自然能力的变化而有所改变，以使理论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也是理论的生命力所在。在现时代，地缘政治不再是以通过侵略扩张而获取土地和资源为中心的理论了，而是以争取经济和科技的优

势以及地理的机遇为中心论点和理论动力了。具体来说，第一，冷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各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谁想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地缘上的封闭地，无论其地理面积有多大，都会面临落后、直至丢失“球籍”的命运。国家实力的强大与“生存空间”的大小之间的关系已变得极其薄弱，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的发展优势，是国家在世界市场所占有的份额的大小。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这个曾在纳粹地缘政治思想指导下对亚洲大陆大肆进行侵略扩张的国家，二战后，在国土面积狭小、资源严重短缺、人口和工业高度集中等众多不利的地缘因素下，抓住了经济发展这条主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利用地缘的机遇，积极参与世界经济大潮，与各国建立互通有无的关系，应是现代地缘政治的新观念。第二，从国家安全方面来看，随着军事技术的不断进步，仅靠海洋、山脉等天然屏障来保卫国家安全的观念已经过时了，诸如核弹头、洲际导弹、航空母舰等的发明和应用已使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能够因地理优势而置身于被打击的可能性之外，因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已失去意义，军事安全已让位于经济安全，原有的用军事手段去拓疆扩土或争夺战略区域来实现实力增长的方法，现时代必须用经济的手段才能达到。

观念的不断更新是理论适应时代的需要。冷战结束以后，地缘政治观念实际上并没有消失，而是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政治中，甚至在某些时候又显得十分流行。1985年英国出版的《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一书中这样写到：“地理政治的”这个字眼儿，近年来无论在政治家当中还是在学界同仁或新闻记者当中都已经显得十分流行了。仿佛就在—

夜之间什么东西都带上了“地理政治的”标准，人们似乎突然发现各种国家事务中都存在地理因素的作用。比如，它使人联想到波斯湾的石油供给、分布不均的战略矿产、各大陆的农业潜力、险要的海上通道、猝不及防的前沿地带、日益减少的自然资源等等。^①可以说，即使在冷战结束以后的今天，麦金德的著名三段式警句还仍然回响在某些国家的政治家的耳畔：谁统治东欧谁便控制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便控制整个世界。被麦金德所称为“世界岛”的欧洲、亚洲、乃至非洲大陆的重要地区仍然是一些国家的必争之地。在今天，地缘政治学的研究还十分必要，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说明。

第一，区域政治研究的需要。世界在全球化发展的同时，还存在着区域化的发展趋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整体化”和“碎片化”的过程。这两种趋势在国际政治中并行不悖地展开着。苏联解体，两极世界的终结，给了一些区域性的大国以一展身手的极好机会，它们凭借经济的或政治的或军事的实力联合周边国家建立各种区域性组织，使自己的力量在区域范围内得以延伸。加入区域集团的国家一般都由于地理位置的相邻而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或有着长期的经济或文化上的联系及历史渊源，因此在主要大国的倡导下，这些国家很容易组成稳定的集团。与冷战时期不同，这些区域性国家更显其独立性，不愿受世界性超级大国的制约，同时，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建立也在打破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对抗观念，从现实主义观点出发，不断吸收新的力量源泉，从而也不断地改变

^① 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178 页。

着国际政治结构，使国际政治更趋复杂化。在区域集团的发展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大国还是小国，都通过这一组织扩充了自己的实力，增强了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中的竞争力，因此区域政治、区域经济成为今天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研究区域政治、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地缘政治的观念，因为它与地理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全球化的发展既然掩盖不了区域化的发展趋势，也就抹杀不了地缘政治研究的必要性。

第二，国际冲突中地理因素的大量存在。冷战结束后，在国际合作不断加强、国际关系趋于缓和的总体形势下，边界冲突、民族冲突大量涌现。两极格局解体后，在新的世界力量的重组过程中，势必挤压出新的“破碎地带”，并且为释放某些地区长期受抑的冲突潜能提供了可能。比如，巴尔干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俄罗斯境内的车臣危机，印巴之间不断升级的边界挑衅活动，以及非洲大陆的此起彼伏的战事，等等。就边界和地区的冲突来说，其本身就属于地缘政治学研究的范畴，而且是地缘政治学的传统内容。冷战后，许多历史上存在边界争端的地区重又燃起战火。这种情况在非洲最为普遍。历史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争夺和瓜分非洲时根本不考虑河川、湖泊、山岭等天然边界及部族、民族或种族的分布情况，而是按照各自的实力和利益，人为地划定势力范围，甚至用直线切豆腐的方法划定边界。据统计，在非洲现有的边界中，44%是按经纬线划出的，30%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出的，只有26%是由河流、湖泊或山脉构成的自然边界线。^① 边界和领土之间

^① 转引自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版，54页。

的冲突实质上就是争夺国家主权的斗争。在欧亚大陆，北约东扩成为美欧和俄罗斯争夺欧洲战略区域的焦点。美国极力推行北约东扩，以便将冷战的成果固定化、机制化，并以此为基础，向中亚和南亚等地区渗透。俄罗斯对北约东扩始终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无奈力不从心，只好默认。但在另一方面也加强了与独联体及中国的关系，以巩固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像中东和东南亚这样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的地区，仍然是一些大国、强国争夺的焦点，只是方式有所改变而已。除了军事手段以外，现时代更多地采用经济和文化手段达到控制的目的。

第三，实现国家利益的需要。在国际关系趋向缓和后，在西方学者中又掀起一股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家利益的思潮。20世纪70年代，一位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在研究全球化问题时就写了一本颇有影响的著作——《没有国界的世界》。他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国界在世界上已不复存在了，各国间的冲突和竞争将被合作和共同体意识所取代。国际合作取决于确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概念”。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教授理查德·N·加德纳主张锲而不舍地在一个个具体问题上“一点一点地侵蚀”国家主权，最终建立起世界秩序大厦。因此，西方学者认为，“在民族国家的决策中，对狭隘国家利益的忠诚越来越松弛，而且正在被对全球利益的忠诚取而代之。”^①然而，现实的国际政治表明，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最基本的单位。在国际社会中，任何国家都要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能掩盖形形色色的国家利益的存在，相反，国家利益愈益成为各国考虑问

① 转引自田志立著：《全球开放论》，东方出版社1990年3月，90~91页。